



中国的插花何以不花形：从《胆瓶花卉》到《瓶花》

メタデータ	言語: eng 出版者: 公開日: 2011-10-06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顧, 春芳, 顧, 文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doi.org/10.24729/00004447

中国的插花何以不设花形

—从《胆瓶花卉图》到《瓶花谱》—

顾春芳 顾文

《胆瓶花卉图》(图1)是宋代的一幅画,系工笔扇面画,作者佚名。而《瓶史》则是明代的文学家袁宏道的一部随笔形式的插花书。一幅瓶花图和一部插花书,出自两个不同的朝代,是插花把它们连接了起来。本文旨在通过它们来探寻中国的插花为何不设花形的原因。由于中国有关插花作品的画,得以流传至今的非常之少,而《胆瓶花卉图》则为众人所知,又深受人们的喜爱,所以笔者就以《胆瓶花卉图》这幅画作为引子来展开论述。

一

《胆瓶花卉图》,作者佚名,但又有“旧题为宋女画家姚月华作,无考”一说,理由是“然此图笔法、敷色之柔雅沉厚,意趣之清美艳丽,极富女性气质”。此画是一只镂空的花瓶架子上面放着一只青瓷花瓶,瓶中插着几枝菊花,菊花为淡淡的粉红色,在墨绿的叶子的衬托下显得分外雅致。这瓶花并没有规定的花形,中间的一株最高,顶上是一朵盛开着的菊花,而左右的两枝则不对称地向两侧伸展,再往下还有三枝,微微地高于瓶口,也向外伸展着。瓶花的左侧有题诗,诗曰:

秋风融日满东篱,万叠轻红簇翠枝。

若使芳姿同众色,无人知是小春时。

关于此诗的作者究竟为谁,也有争议,一说为“画上有宋宁宗(1195—1224年)题七绝诗一首”,又有一说为“这幅绘画得到吴皇后的青睐,在插花的旁边落款题诗”。尽管此画的作者和落款题诗的作者都有争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幅画和落款题诗都是出于宋人之笔。这样我们就可以以此画为宋人的瓶花作品来展开论述了。

我们先来看看这幅图中所描绘的插花作品,只要看到这瓶中所插着的花,就会觉得插花之人并没有受到什么规矩的约束,可以说是随意的插花,其中值得引起注意的,就是插花之人为了使自已或是别人能够更好地观赏插在瓶中的花,在花枝的高低上进行了一定的调整。这样看来,这瓶插花可以说是没有一定的花形的了。

再来看这首题画诗,若是没有瓶花,我们只会以为这是一首描写自然景色的诗,“秋风融日满东篱”是诗人对秋风的感受和秋景的描绘,其中具体描写瓶中插花的“万叠轻红簇翠枝”句则给人以色彩上的感觉。也就是说诗中也没有关于花形的描写之类的东西。以上就是我们从这幅画中所能看到的。

二

宋代虽说没能给我们留下很多有关插花作品的绘画,而只靠上述的《胆瓶花卉

图》及这幅画上的题画诗就下定论也未必过于草率,所幸的是宋代还有不少有关插花的诗作留存于世,这些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当时插花的现状,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些诗作。

王安石(1021-1086)有一首题为“新花”的诗,诗曰:

老年少忻予,况复病在床。
汲水置新花,取慰此流芳。
流芳只须臾,我亦岂久长。
新花与故吾,已矣两可忘。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到诗人汲水注入瓶中,又在瓶中插入了新花。而对于瓶花,诗中并没有作具体的描写,甚至连瓶中插的是什么花都没有写明。因此我们看不到这瓶瓶花有什么花形。此诗可以说是诗人在借瓶中之花来抒发自己已不久于人世感慨。读完这首诗,我们可以想像一个孤独的老人,既没有欢乐而言,又患病在床,而陪伴他的就是这瓶花,由此可见瓶花在他的生活中所占有的重要位置。王安石是一个文学家,但也是一个政治家,他也曾经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在官场上经历了好多风风雨雨,到了晚年竟然也是落到这般田地。那么这时的他是不是已经厌倦了官场生活,想去自然中寻找安慰和寄托呢?这瓶中之花来自于自然,在花开花落这一自然现象里面,他看到了自己的归宿,同时也在心灵深处得到了解脱。

再看苏辙(1039-1112)的一首题为“谢人惠千叶牡丹”的诗,诗曰:

东风催趁百花新,不出门庭一老人。
天女要知摩诘病,银瓶满送洛阳春。
可怜最后开千叶,细数余芳尚三旬。
更待游人归去尽,试将童冠浴湖滨。

这首诗里所描写的瓶花要比上面的那首具体一些,插花的花瓶是一只银瓶,而瓶中所插的是牡丹花。苏辙也同样是文学家,也涉足过官场,而写此诗时也已经是一个生病的老人,只是心境不同,所表现的意境也就不同了。诗的开头就很有气势,作者没有把“不出门庭一老人”放在首句,而是以“东风催趁百花新”开首,写出了春天万物欣欣向荣的气象。室外是东风在催促百花赶快换上新装,可是足不出户的老人却看不到这些换上新装的五彩缤纷的百花。然而诗人却没有留下什么遗憾,那是因为诗人的身边有着插满了盛开的牡丹花的瓶花,这瓶盛开的千叶牡丹,给诗人带来了洛阳的春色。病中的诗人虽然也在“可怜最后开千叶”句中表现了对将要谢去之花的怜悯之情。但诗人并没有把自己与落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在“细数余芳”还有三句时,诗人想到的是花谢之时,看花的游人也该归去了,而此时自己的病也一定会好起来了,又可以去湖滨领略那春光明媚的景色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诗人在观赏银瓶中的牡丹花时,在欣赏牡丹花的同时,也在想像洛阳的春色,也许此时在诗人的眼前不再只是这瓶绚丽的牡丹花,而是洛阳的一片春景,那里杨柳依依,百花盛开,万物都在悄悄地生长。是这一切激起了诗人对生命的希望和渴求,诗人此时所想到是如何尽快地回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去,所以就想让自己尽快地恢复健康。但这瓶瓶花也没有花形。

上面所举的两例都是病中的老人所写的瓶花诗,下面我们再看看其它诗人在别的情景之下所写的瓶花诗。

先看李靓(1009-1059)的“和天庆观瑞香花”为题的诗:

闻说仙花玉染红,别留春色在壶中。

瑶台若见飞琼面，不与人间梦寐同。

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在观赏插在壶中的瑞香花，为何要把瑞香花插在壶中呢，那是诗人希望把春色留在这壶中。瑞香花红得非常美，就好像仙境里面的花一样，诗人将瑞香花视为仙花，传说古时候，仙人西王母的手下有一个叫许飞琼的仙女，长得非常美丽，而西王母就住在瑶台，诗人在赏花时想像着自己若是能在瑶台见到飞琼一就好了。

再看张耒（1052-1112）的一首题为“梅花数枝”的诗，诗前有小序：“摘梅花数枝插小瓶中，辄数日不谢，吟玩不足形，为小诗。”诗曰：

疏梅插书瓶，洁白滋媚好。
微香悠然起，鼻观默自了。
秀色定可怜，仙姿宁解老。
禅翁心土木，对此成魔恼。

诗人将梅花数枝插在小瓶中，这样的话，梅花就是过了好多日子也不凋谢，每天凝望赏玩尚觉得不满足，做一首小诗来表示自己的心意。

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花瓶里插着几枝白色的梅花，梅花开得稀稀疏疏。诗人对自己如何观赏作了具体细腻的描述。梅枝插在书房的花瓶中，洁白而姣好，微微的香味悠然飘来，光是用嗅觉就可以观赏这梅花，那种美一定是又可爱又可怜，那超凡脱俗的仙姿使人返老为童。修禅的老翁我虽心如土木，可却还是被这幽幽的花香搅得心烦意乱。可以说诗人在观赏瓶花时所注重的不是它的形而是梅花的幽香，梅花的“洁白滋媚”是通过眼睛来反射的，然而所有的想像和感受却是由梅花的幽香来激发的。在这两首诗里的瓶花也都没有花形。

上面所举的都是北宋的诗作，那么到了南宋有没有变化呢？其实到了南宋，瓶花诗可以说是盛况空前，象杨万里、范成大、刘克庄、元好问等有名的文学家都写过很多瓶花诗，下面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几首具有代表性的诗作。

先看杨万里（1124-1206）的一首题为“梔子花”的诗：

树恰人来短，花将雪样看。
孤姿妍外净，幽馥暑中寒。
有朵簪瓶子，无风忽鼻端。
如何山谷老，只为赋山矾。

这首瓶花诗写的是一朵梔子花插在瓶中，即便没有风也会时有一阵幽香忽然飘入鼻中。而诗人在诗中描写的梔子花并不仅限于插在瓶中的这朵花，而是先写梔子花的树，梔子花的树长得比人低，花就像白雪一样美。至于“孤姿妍外净，幽馥暑中寒”句似乎既可以说是写树上的梔子花，也可以说是写瓶里的那朵梔子花，因为诗意是梔子花那孤独的芳姿在艳丽之外自有一种洁净感，那幽雅的香气使人在夏日炎炎中感到有一丝寒气。而诗人在诗的最后问那山谷老（黄山谷），为什么只为山矾赋诗，而不为梔子花赋诗呢？可见诗人是极爱梔子花的，他在为梔子花打抱不平。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的身旁有一瓶插着一朵洁白的梔子花的瓶花，淡淡的幽香在空气中飘着，但它并没有花形，只是随意地被插在瓶中。

再看杨万里的一首题为“瓶中梅杏二花”的诗：

梅花耿耿冰玉姿，杏花淡淡注燕脂。
两花相娇不相下，各向春风同索价。
折来双插一铜瓶，旋汲井水浇使醒。
红红白白看不足，更遣山童烧蜡烛。

在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折了一枝梅花和一枝杏花插在铜瓶中，接着就汲来井水浇花，诗人似乎就一直在观赏这瓶插着红色的杏花和白色的梅花的瓶花，诗人是怎么看也看不够，夜幕降临了，于是就唤山童点了蜡烛再继续观赏。可以看到，诗中的瓶花也没有花形，这两枝花只是被双双插入了铜瓶。诗人在一开始就刻意地描写了梅花和杏花的资质，梅花傲雪凌霜有着冰玉之姿，而杏花色为胭脂却也是淡淡，它们争相斗艳，各自向春风索取同样的评价。而诗人对它们则是不分彼此，两者都爱。

我们再看范成大（1126-1193）的题为“案上梅花二首”中的一首：

南坡玉雪万花团，旧约东风载酒看。

冷落铜瓶一枝垂，今年天女亦酸寒。

在这首诗中可以看到诗人的书桌上放着一瓶插着一枝梅花的瓶花，也许已有时日，梅花已经没有了生气。诗的开首是写南坡上的梅花开得正盛，远远望去犹如千千万万朵雪花团，诗人想起了与南坡梅花的旧约，即东风起就要拿着酒去看它。可是这样做的话，岂不是要冷落了自己几案上铜瓶里的梅花吗？表现出了诗人对瓶中梅花的怜惜之情，他不忍心让瓶梅花孤独寂寞。

我们再来看刘克庄（1187-1269）的一首题为“海棠”的诗：

徒依溪亭惜坠芳，恨无异域返魂香。

残枝并恐风吹去，插在金瓶置坐旁。

在这首诗中，是在诗人的坐旁，有着一瓶海棠的瓶花，插在金瓶里的那枝海棠上开着几朵凋零的花。诗人先写自己的惜花之情，写自己的无可奈何，然后再写自己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把残枝插入金瓶，留下仅存的几朵海棠花。这瓶海棠也没有花形，它是开败了的残枝。诗人想要表现的是他的爱花和惜花之情，他怕海棠的残枝再也禁不住狂风的摧残，他要尽力保护这可怜的海棠花。

再看元好问（1190-1257）的瓶花诗，元好问有“赋瓶中杂花七首”，诗前有注（予绝爱未开杏花，故末篇自戏），我们就来看看“其七”：

古铜瓶子满芳枝，裁剪春风入小诗。

看看海棠如有语，杏花也到退房时。

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只古铜瓶子里插满了花，有海棠也有杏花，而看着这瓶花的诗人心中充满了欢乐，只是这瓶瓶花也同样没有花形。

在上述所举的这些瓶花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与瓶花的描写相比，似乎抒发赏花的感受以及个人的人生感慨的成份更多一些。由此可见，插花这一行为，在宋代已经是有了，而且也并不罕见。瓶花在人们的生活中似乎已是一种自然的存在。只是从插花并没规定的形这一点，可以看到宋代的文人们在欣赏上并不注重形式上的美，他们所追求的是瓶花所表现的自然的美，以及花开和花落所引起的共鸣。

三

宋代以后的元代，文人们也留下了不少瓶花诗。进入明代以后，瓶花诗竟出乎意外地少了起来，但这并不是对瓶花即插花不感兴趣，而正是在这一时期，有关插花的著作开始问世，并进入了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高濂的《遵生八笺》²、袁宏道的《瓶史》、张谦德的《瓶花谱》³、屠隆的《考盘余事》⁴等有关插花的著作都是在这时出现的。那么在这些插花书里面，是不是出现了有关花形的记载呢？

回答是没有，也就是插花还是没有花形。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袁宏道的《瓶史》的问世，我们在袁宏道为《瓶史》所作的序中找到了中国的插花不设花形的原因。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袁宏道的《瓶史》的序，序为：

夫幽人韵士，屏绝声色，其嗜好不得不钟于山水花竹。夫山水花竹者，名之所不在，奔竞之所不至也，天下之人，栖止于器崖利藪，目眯尘沙，心疲计算，欲有之而有所不暇，故幽人韵士，得以乘间而踞为一日之有。夫幽人韵士者，处于不争之地，而以一切让天下之人者也，惟夫山水花竹，欲以让人，而人未必乐受，故居之也安，而踞之也无祸。嗟夫，此隐者之事，决烈丈夫之所为，余生平企羨而不可必得者也，幸而身居隐见之间，世间可趋于可争者，既不到余，遂欲欹筇高岩，濯缨流水，又为卑官所绊。仅有栽花蒔竹一事，可以自乐，而邸居湫隘，迁徙无常，不得已，乃以胆瓶置花，随时插换。京师人家所有名卉，一旦遂为余案头物，无捥剔浇顿之苦，而有赏咏之乐。取者不贪，遇者不争，是可述也。噫、此暂时快心事也，无徇以为常，而忘山水之大乐，石公记之。凡瓶中所有品目，条列于后，与诸好事而贫者共焉，石公袁宏道题。

从序中我们可以看到，袁宏道非常羡慕那些“幽人韵士”，能将所有的闲暇都放在欣赏山水花竹上面。但他做不到真正的归隐，所幸的是他的本心一直处于隐与仕之间，从不想同世人争什么名利，于是也就在心中时时地向往“欹筇高岩，濯缨流水”。可又因为身处官场，受到很多限制，即使想与山水花竹为友也不能遂愿。像他这样在朝的文人，在琐事繁杂的官场中，“仅有栽花蒔竹一事、可以自乐”。可住在京师，所居之处又很狭小，且为官又身不由己，不知什么时候又要迁居，想“栽花蒔竹”也不能，出于不得已，只能以胆瓶置花，随时插换，权当“栽花”。一旦这么做了，倒也有新的乐趣，那就是“京师人家所有名卉”，成为自己的案头之物后，也有赏咏之乐，且又“无捥剔浇顿之苦”。宏道觉得这种做法是“取者不贪，遇者不争”，而这样的“暂时快心事”岂有不记之理，于是就作了《瓶史》，这就是他作此文的主旨。

袁宏道出仕有其种种原因，他留下了很多诗文，可其中并没有以做官为乐的，就是在这篇序中，也是“为卑官所绊”，无法与山水花竹为友。他在为吴县县令时，曾连呈七牍，要求辞官。在他看来“在官一日，一日活地狱也”，⁵恨不得早日离开，可见他对官场之厌恶。将官场比作“活地狱”，可见官场对文人身心的摧残之甚。即文人身在官场，一直有着一种被束缚的感觉，而“以胆瓶置花，随时插换”置于书桌之上，随时赏咏，其中之乐可以想见。在文人的心中，插花鉴赏，乃是一种使身心都能够得到解放的娱乐。这时的他由于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束缚，以致将“捥剔浇顿”都认为是一种苦，所以当“京师人家所有名卉”成了案头之物后，他的心情是非常愉快。好不容易才从羁绊中得到解脱，能够从放在书桌上的瓶中享受到自然之美，从而能暂时将山水之大乐忘怀，那又何必再为瓶花设置花形呢？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瓶花也是如此。也许在他看来，给瓶花以形就是给它以束缚。

由于《瓶史》能使“为卑官所绊”的文人朋友们体会到在官场中赏花的乐趣，所以得到了当时文人的共鸣。潘之恒在他的《解脱》一文中写道：“中郎在都，著有《瓶史》，一时相传，以为善谑。嗟乎，中郎真解脱人也。”曾可前在《瓶花斋集序》大赞《瓶史》，他写道：“石公《瓶史》，以谐谑为文章，余读而好之，谓不复有张功甫矣。顷又示余《瓶花斋集》。瓶可以史，复可以文，可以诗。瓶何物事，

乃能发石公奥心如许耶!”可见当时的文人都与袁宏道有同感，他们觉得袁宏道的《瓶史》给他们带来了许多快乐。可以说是当时的文人在袁宏道的《瓶史》的指导下，盛行插瓶花赏花，而在观赏瓶花中得到了从官场的束缚中解放的快感，与袁宏道达到了共识。试想他们怎么会为瓶花设花形来加以束缚呢？

我们在袁宏道的《瓶史》中找到了插花即瓶花不设花形的原因后，再回过头来看宋代的瓶花诗就不难理解为何看不到这些诗中的瓶花没有花形了。因为宋代的文人也一样在官场中受到各种各样的束缚，在《胆瓶花卉图》中和宋人的瓶花诗中可以看到插花没有花形，可是却不知其中的原因。从这些诗作中可以看到宋代的文人们在欣赏并不注重形式上的美，他们所追求的是瓶花所表现的自然的美，以及体会花开和花落和岁月流逝的伤感，因为这一切都是人力所不能挽回的，这也是人生的无常和无奈。但这些都是我们从诗中所得到的感觉，没有一个诗人在诗中写明自己为何要插花，《胆瓶花卉图》旁的题画诗也没有，而袁宏道则把这一切都明明白白地写在了《瓶史》的序中，其实这也是历代文人进入仕途后的感受。

当然《瓶史》之所以有如此之魅力，除了这篇序道出了文人们的心声之外，其中有关插花的内容也是很有吸引力的。他的见解独到，且又“以谐谑为文章”，使之其“趣”无穷。虽说插花没有设花形，但在《瓶史》的“宣称”条中有“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高低疏密，如画苑布置方妙”。“忌一律，忌成行列，忌以绳束缚。夫花之所谓整齐者，正以参差不伦，意态天然”。也就是说插花时既要自然又要不受拘束。再看《胆瓶花卉图》，就可以看到袁宏道的旨意与此瓶的插花意趣相符，此瓶花也是高低疏密，参差不齐，所以才具有天然意态。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瓶花在宋代就已与文人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之所以把花插在瓶中赏玩，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让心灵摆脱官场的束缚，他们在观赏瓶花中感受自然之美。为何宋人的《胆瓶花卉图》和瓶花诗中的插花作品没有花形？而且在几百年之后的明代还是没有，袁宏道在《瓶史》的序中告诉了我们，文人们插花这一行为，是为了做到赏花那一瞬间的无拘无束。当时的文人不仅为官场所束缚，而且还为儒教的伦理道德所束缚。由此及彼，他们也就不愿再给那些表现天然意态的瓶花再加上什么花形了。

¹袁宏道（1568—1610）明代文学家。字中郎，号石公。湖广公安（现属湖北）人。万历年间进士，官至吏部郎中。与兄宗道、弟中道并称三袁，为“公安派”的创始者。在三袁中宏道的成就最大。其思想受李贽的影响较深，重视小说和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于诗文不满前后七子模拟、复古的主张，强调抒写“性灵”。其作品真率自然，内容则多写闲情逸志。有《袁中郎全集》。袁宏道的斋号“花瓶斋”，《瓶史》是《袁中郎全集》中的随笔形式的插花书。

²高濂，字深甫，号瑞南、瑞南道人、湖上桃花渔。钱塘（浙江杭州）人。约明万历十一年（1583）在世。任鸿胪寺官。工于词曲，独出清裁，不附和庸俗。有诗文集《雅尚斋诗草》、《芳芷楼词》，散曲《芳芷楼曲》，传奇《玉簪记》，杂著《遵

生八笺》等。

³张谦德（生卒年不详）。他的《瓶花谱》于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问世。这是中国的第一部专门关于插花的著作。

⁴屠隆（1542-1605）字长卿、纬真，号赤水，鸿苞居士，明鄞县人。万历进士。有异才，落笔千言立就。曾任青浦知县，常招名士纵情诗酒，游山玩水而不废吏事。后迁礼部主事，罢归，生活困顿，以卖文为生而终。有《鸿苞集》、《白榆集》、《由拳集》、《清言》、《续清言》、《考盘余事》等。

⁵袁宏道《袁中郎全集》《罗隐南》。

(图1)

